

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续稿附》发覆

魏宏远

王世贞作为一代文宗,著述宏富,其诗文总集主要有《弇州四部稿》174卷(一作180卷)、明刻本《弇州山人续稿》207卷(下称刻本《续稿》)。此外,还有较稀见《〈弇州山人续稿〉附》11卷(下称《附集》)、明抄本《弇州山人续稿》32卷(下称抄本《续稿》)。王世贞长子王士骥刊毕《续稿》后,另发现其父散佚手稿,遂补刻为《附集》11卷。但《续稿》行世后,《附集》却销声匿迹,长期以来一直未进入研究者视野,今仅少数几家图书馆有藏本。

上海图书馆藏《附集》,未附随于《续稿》,版式同《续稿》。今对此本与抄本《续稿》、刻本《续稿》、《读书后》以及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等书的关系做一研究,以确定《附集》的价值。

一、《附集》与《续稿》的关系

《续稿》有抄本和刻本两种版本,《附集》与两者关系都较为密切。《附集》卷八至卷十之篇目及篇次与明抄本《续稿》卷一八至卷二一之篇目及篇次同,只是分卷从三卷改为四卷。《附集》与刻本《续稿》虽无重合内容,其目录却在多本《续稿》总目中有存。下面就对此两种情况一一说明。

1.《附集》与明抄本《续稿》

王世贞去世后,《续稿》文稿由其三子王士骏收藏,王士骏年二十九而卒^①,《续稿》便转入长子王士骥手中。王士骥时任职兵部,喜谈武功,不喜文事,因保管不善,遂使文稿散佚甚多。明抄本《续稿》为有幸保留下来的一部分,今藏上图。王世贞生前曾有手稿丢失经历,为此雇“侍笔者”专为其抄录文稿,作为副本保留,此抄本应为王世贞“侍笔者”之誊清稿。该本抄于蓝格笺纸,笺纸白口单鱼尾,四周双边,版心有蓝字“弇州山人续稿”,半叶十行,为王世贞个人专用稿纸。抄本字体为楷体,其空格、另行、避讳等皆遵明习,半叶十行,行二十字,三十二卷,八册,所收仅文部,其中第三十二卷后四页下端残损,末篇书跋

^①《(直隶)太仓州志》卷二六“人物”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第697册。

《屠长卿》仅馀存目。书中有“归氏云在阁珍藏”、“归子爵举观书弄翰记”、“常熟归氏寿与读书室藏”等印记及“上海图书馆藏”印,知此抄本从王家流出后一直为常熟归氏所收,后转归上图。

《附集》与明抄本《续稿》关系较密切,《附集》卷八、卷九“书后”及卷一一“读”与明抄本《续稿》卷一九、卷二〇、卷二一“书后”及卷一八“读”篇目同,且排序也同,其中《附集》卷八在明抄本中为两卷,即卷一九、卷二〇。通过将《附集》与明抄本《续稿》对读,可以看出,《附集》接近于王世贞《续稿》手稿原貌。只是《附集》得之于小贩之手,因保管不善,故书中墨丁较多;又因王士骐得《附集》后刊刻心切,故“缮写多讹,甚则有数行后先颠倒舛错者”^①。其中有排印之误,如《附集》卷九《书文王成公集后》一文,文内标题也为《书文王成公集后》,明抄本为《书王文成公集后》;也有刊印之误或为墨丁者,如《附集》卷九《书李西涯乐府后》一文,其中“勿离本色”句中“本”字,《附集》为“大”字;“李宾之先生”句中“先”字,《附集》为墨丁;还有版印不清者,如《附集》卷九收有《书曹世良手录山海经后》一文,该文标题页上半,字迹模糊难辨,而明抄本《续稿》卷二一字迹清晰。

2.《附集》与刻本《续稿》

刻本《续稿》国内外多家图书馆有藏,该本因多次刷印,今存本较为复杂,若以前序及总目是否挖补《附集》目录^②来区分,可分:一、王锡爵、刘凤序刊本(又分初刻本及修补本),上图、国图、无锡等图书馆有藏^③;二、王锡爵、刘凤、李维桢序刊本,浙图藏;三、王锡爵、李维桢、刘凤序刊本,国图藏;四、刘凤、李维桢序刊本,上图、复旦藏;五、刘凤序刊本,上图藏;六、李维桢序刊本,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藏(未见)。以上所见各本《续稿》虽序及序次不同,但版式同,墨丁也同,当为同一版之不同印本。

因《附集》刊于刻本《续稿》之后,因此,考证出《续稿》刊刻时间,才能对《附集》刊刻时间有进一步了解。《续稿》刊刻时间,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,其一、万历间说,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》云:“此本一望而知为万历间所刻”^④,《嘉业堂藏书志》(董稿)^⑤也著为万历本。其二、崇祯间说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二《续稿》提要称“至崇祯中其孙始刊之”,《嘉业堂藏书志》(缪稿)、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、《艺风堂藏书记》、《郎园藏书志》、今人金开

①陈继儒:《新刊弇州读书后序》,《弇州山人读书后》,明刻本。

②《附集》目录被挖补入《续稿》总目卷八、卷一一、卷一三、卷一九、卷二〇、卷五五、卷六五、卷七九、卷一二四、卷一二八、卷一五五、卷一五七、卷一七一、卷二〇七后,书内却无《附集》正文。

③初刻本总目无挖补《附集》目录,修补本总目挖补《附集》目录,对此笔者已撰另文。

④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9页。

⑤缪荃孙、吴昌绶、董康著,吴格校点整理,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922页。

诚、葛兆光《古诗文要籍叙录》等皆从此说,认为《续稿》为王世贞长孙崇祯间刻。其实,王锡爵序文已交待《续稿》初刻时间,“先生(王世贞)抚郧时,刻有《四部稿》,海内有目有口者,既驿而传之已。公自司寇归,病亟,哀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骏。俄而骏没,长子驾部君续其事,两阅岁而集始成。先是,《四部》外有‘弇州外集’者,出贾人手,稍增损,驳乱其间。诸子乃聚诸同志,特就原稿订疑刊谬,不以己意有所甲乙,于是尺号片牍,名山大川之藏毕登简,而天下始睹公之大全。”^①由此可知,《续稿》在王士骏卒后转入王士骥手中。王士骏卒年,据其兄王士骥《祭亡弟逸季文》所载,为“丁酉之岁”^②,即万历二十五年。王士骏卒后,士骥等召集“诸同志”“订疑刊谬”,前后历时两年,这样《续稿》初刻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七年前后,时年王士骥任“兵部武选司主事”^③,故这里称其为“驾部君”。

以上所列《续稿》诸刻本中,仅王锡爵、刘凤序刊本之总目未挖补《附集》目录,这一现象说明该本在诸本中最早出,此时,《附集》尚未刊刻。那么《附集》应刊于何时?刻本《续稿》除王锡爵、刘凤序外,另有李维桢序,李序时间应在王、刘序之后。笔者发现凡有李序之本,《续稿》总目皆挖补了《附集》目录,这说明李序出现时,《附集》已刊刻,且其目录被挖补入《续稿》总目。因此,如能考证出李维桢作序时间,就可大致定出《附集》刊刻时间。李维桢《大泌山房集》前有张惟任序,该序云“余师京山李太史公序王弇州集”^④,这说明张惟任作序时,李维桢《王凤洲先生全集叙》已完成,张惟任序为“万历岁在辛亥”,那么李序当在此年(万历三十九年)之前。李维桢作序很可能是受王士骥等人之托,借为《续稿》作序,为王世贞护法。王士骥在与李维桢信函中称:“故何、李之好,鲜克有终。而济南既亡,谈者亦互有异。迺先集叙言,极千载之推致,毕文场之扬扝,又何以得此于先生也!呜呼,人心不古,习异成同,乡党不识字少年肤攻济南以摇先子,至欲使归太仆、徐宗伯据上坐。”^⑤这里“先集”应指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续稿》,而“叙言”则应指李维桢所作《王凤洲先生全集叙》。此时王士骥尚在世,王士骥卒年为万历二十九年^⑥,由此,李序应在万历二十九年之前。又,《续稿》初刻于万历二十七年,故李序约在万历二十七至万历二十九

①《弇州续稿序》,《王文肃公文草》卷一,《四库禁毁丛书》集部第7册。

②王士骥:《中弇山人稿》卷四,《四库禁毁丛刊》集部第32册。

③王锡爵:《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》,《王文肃公全集》卷六,《四库禁毁丛书》集部第7册。

④《太史公李本宁先生全集序》,李维桢:《大泌山房集》,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50册。

⑤《李本宁太史》(其二),《中弇山人稿》卷五,《四库禁毁丛书》集部第32册。

⑥据清钱大昕《弇州山人年谱》(清嘉庆十二年刻本)，“嘉靖四十五年，次子士骥生”，又据《(直隶)太仓州志》卷二六“人物”，王士骥“年三十六卒”。

⑦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七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235页。

年之间,这样《附集》也应刻于此间。

《附集》刊后,《续稿》实际卷数应为二百十八卷,《明史·艺文志》即作二百十八卷,而《艺风藏书记》卷七却著录“《续稿》二百卷”^①,且未提示为残卷,显然误。笔者曾将《续稿》明抄本与刻本对比,发现明抄本《续稿》较刻本多出五卷(其中四卷与《附集》重),这样,《续稿》至少有二百十九卷。然而,这也非王世贞原稿卷数,《附集》卷四收有信函《刘绍兴介徵》,王世贞在与友人信函中明确了《续稿》卷数:“检丙子至庚寅三月终,诗可二十八卷,文可二百餘卷,录置篋笥,自今以往便当兀坐茅斋,袖手卷舍,婆娑桑榆之日,以俟大期。”可见万历四年(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刊于万历五年)至万历十八年,王世贞手定《续稿》至少在二百二十八卷以上。因《续稿》刊于王世贞去世近十年之后,故散佚较多,而《附集》11卷得以保存,实为幸事。

二、《附集》与《读书后》的关系

《读书后》并非王世贞原书,而是后人所选王世贞文集。陈继儒《新刊弇州读书后序》称:“‘读书后’者,王元美先生晚季所撰,《四部稿》、《续稿》所未载也。初刻《续稿》时,其间多所放失。偶有卖饬者,束残书置担头。取视之,则先生诗文数卷及‘读书后’在焉。王罔伯得之惊喜,刻曰《附集》,藏于家,海内学士大夫不能数数见也。许仲谦曰:‘此弇州生平极得意之作,但恨缮写多讹,甚则有数行后先颠倒舛错者!’一日得王闲仲校正善本,仲谦喜跃,请以孤行之人间,而因拈前《四部》中‘读书后’附焉。”^②由此可知,该书是在王世贞去世后,由王士禄(闲仲)、许恭、陈继儒等人在《附集》基础上,又增入《四部稿》“书后”、《续稿》“读”、合为八卷而成。因此,《读书后》一书可以作为评判《附集》价值的参照。

按照陈继儒序的说法,《附集》为王士骥(罔伯)所刊,并藏于家,故此本明代亦少见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二《读书后》提要称:“此书初止四卷,为世贞《四部稿》及《续稿》所未载,遂至散佚。其侄士骥得残本于卖饬者,乃录而刊之,名曰《附集》。后吴江许恭又采《四部稿》中‘书后’之文为一卷,《续稿》中‘读佛经’之文为一卷,‘读道经’之文为二卷,并为八卷,重刻之。”^③此说源于陈继儒《新刊弇州读书后序》,却有三处说法并不准确:其一,“初止四卷”之说。《读书后》分《附集》中的卷七、卷八、卷九、卷一〇、卷一一(共五

①《弇州山人读书后》,明刻本,上海图书馆藏本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508页。

③《附集》卷七《书李邕侯传后》、《书常充传后》二文,《读书后》卷三收录;《附集》卷八、卷九(除《书曹世良手录山海经后》一文外)、卷一一,《读书后》全部收录;《附集》卷一〇《读朋党论》、《续楚语论》二文,《读书后》卷三、卷一收录,其中《续楚语论》在《读书后》卷一标题为《读楚语论》。另,《读孟子》一文见《附集》卷四,四库本《读书后》失收。

卷)为四卷,且打乱篇次,重新编排^③。其二,“《四部稿》及《续稿》所未载”之说。《附集》卷八、卷九、卷一一的内容不见于明刻本《续稿》,却存于明抄本《续稿》中。这说明四库馆臣未曾见收有此三卷内容的明抄本《续稿》。其三,“其侄士骥”之说。士骥为王世贞长子,士禄才是其侄。

王士禄为《读书后》所作跋文云:“先世父弇州公《读书后》刊最晚,在《续稿》之外,又杂他诗文,不甚行世”,“不肖与儿子国分校一通,所谓豕鱼类犹似有未尽除者”,这里称《读书后》“在《续稿》之外”,说明王士禄也未见收有《读书后》内容的明抄本《续稿》,同时也说明《读书后》虽源于《附集》,但经多人多次校正删订,有些地方已篡改了《附集》原貌。如《书李西涯乐府后》一文,与《附集》(见卷九)相校,明本《读书后》(见卷四)删去“余学《艺苑卮言》时,年未四十,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,此长彼短,以故未为定论,至于戏学《世说》,比拟形肖,既不甚切而伤僂,第行世已久,不能复秘,姑随事改正,勿令误人而已”一段。此段删节系有意为之,显出删节者欲隐藏王世贞晚年“自悔”这一意图^①,这对后人了解王世贞晚年思想较为不利。钱谦益在论述王世贞晚年定论时曾转引,“其(王世贞)论《艺苑卮言》则曰:‘作《卮言》时,年未四十,与于鳞辈是古非今,此长彼短,未为定论。行世已久,不能复秘,惟有随事改正,勿误后人而已。’”^②一些研究者因在王世贞文集中找不到此段文字^③,便诟病牧斋^④。其实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二《读书后》提要有此段文字(略别),此外,明抄本《续稿》卷二一、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卷五也收有《书李西涯读书后》一文,此段文字未被删节^⑤。又如《附集》卷九有《又苏老文后》一文,此文标题与明抄本《续稿》卷二一同,而各本《读书后》皆改为《书老苏文后》。“苏老”与“老苏”词序不同,感情迥异。王世贞晚年倾心苏文,“苏老”一词正是此心迹之外露,由此可以断定王世贞原稿应为“苏老”。因此,《附集》对研究王世贞晚年思想具有重要价值。

此外,《读书后》也有改变文句的做法,如《附集》卷九有《书宋学士集

①王世贞晚年是否“自悔”是学界讨论热点。郭英德《明清文学史演讲录》一书称:王世贞晚年“有没有后悔,怎么后悔,和前期又是什么关系等,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。”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107页)。

②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(上)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437页。

③此段文字在后出的《读书后》,如清“味菜庐集印本”、顾朝泰刻本及其“天随堂重镌本”、四库本中皆不见。

④焦中栋《“王世贞晚年定论说”考辨》(《晋阳学刊》2005年1期,第101页)及其2005年博士论文《论钱谦益的明代文学批评》(第115-120页)皆否定此段文字出自王世贞。台湾东海大学卓福安1991年博士论文《王世贞诗文论研究》(第16页)也认为“此段话或是钱氏所闻,或为钱氏自己对王世贞诗论的心得”。香港颜婉云《王世贞悔作卮言说解》则认为“王世贞从来没有‘自言悔作’”(《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》,第387页)。

⑤只是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将《书李西涯读书后》一文标题改为《李西涯》。

后》、《又书宋文宪集后》两文,标题同明抄本《续稿》,《读书后》标题却改为《书宋景濂集后(一)》、《书宋景濂集后(二)》。这些虽为小节,但从存真的角度来看,《附集》的价值也在《读书后》之上。

三、《附集》与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的关系

明李衷纯所辑《王郭两先生崇论》共十五卷,为王世贞、郭子章文集合选本,李之椿《王郭两先生崇论序》云:“是论以两先生崇,非两先生以论崇”。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为《王郭两先生崇论》一书王世贞文集部分,有明天启四年序刊本,浙图、台湾中研院傅斯年等图书馆藏。《附集》与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也有较密切关系,或者说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也是在《附集》基础上成书。

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共七卷。李衷纯序称“余少年时赴弇州先生之招,与逸季辈读书”,“闲暇从先生请教古文法,先生言文之体虽多,总不出一论字”,为此总结出王世贞为文“褒、贬、翻”三法,其后又得“郭司马(子章)先生粤草、蜀草、浙草、黔草诸集”,合王、郭为一编,以便“每一展卷开万古心胸,拓千秋识见”,“藉以应制科,即著作之则,经世之略,亦可以醍醐得甘露矣!”对该书之选,李衷纯称:“悉取先生已刻《四部稿》中诸论及未刻读经、读史、读集之似论者,汇而成帙。”经核实,该书选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一〇“史论”19篇、卷一一一“读”11篇、卷一一二“读”22篇,这里所谓“未刻读经、读史、读集之似论者”,即未刻入《四部稿》近似“论”者,依照“经、史、集”录入。对比《附集》与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会发现,前者除卷八《书张安世传后》、卷九《书曹世良书录山海经后》、《书改并五音篇后》三文外,其余“书后”、“读”各篇,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一书皆收录。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收文151篇,其中96篇与《附集》同。但该书改变了《附集》各篇标题,以人立目,并在每篇之末附有评语。如《书李西涯乐府后》一文,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卷五标题为《李西涯》,标题下小字注:“集作《书西涯乐府后》”,这里“集”应为《附集》,文后有评:“张成倩曰:王先生不自护短而亟于见先达之长”。此外,《附集》卷九《书洹词后》一文,在《王弇州崇论》中标题被改为《崔子钟》。

通过《附集》与《续稿》明刻本及明抄本、《读书后》、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的比较,可以发现,《附集》虽与明抄本《续稿》相互独立,两者却有四卷(《附集》为三卷)文同、篇次同,相较而言,其篇次、标题等更接近王世贞手稿面貌;刻本《续稿》中保留了《附集》的目录,而有关文字则因为《附集》行世较少而变得珍秘。《读书后》和《王弇州先生崇论》是在《附集》基础上成书的,但两书对《附集》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变,故其价值与《附集》相比稍逊。

作者单位: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